

我心即福

社會上最近談「幸福指數」好像很是熱鬧，與幸福感相關的調查層出不窮。一些學術部門以至政府部門把主觀幸福感作為一項指標，通過運用專門的測量工具獲取人們主觀幸福感的數量化結果，並且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推出了幸福城市的排行榜。

在幸福感調查問卷中，對城市幸福感調查的內容林林總總，可說是備極詳細，無微不至。為納稅人服務的社會公僕能夠如此關懷納稅人的幸福，將幸福指數作為制定社會政策的一種重要參考因素，說明其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有所上昇，對讓納稅人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有了較多的注意。然而，倘將幸福指數的意義無限誇大，變成「幸福指數崇拜」，那就難免出現對幸福指數的誤讀。僅僅依據那些即便「備極詳細，無微不至」的問答，離社會發展內涵和人的精神領域的豐富性還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對於幸福感的測量，西方學者探索了幾十年，多少積累了一定的知識和經驗。但似乎並沒有有一種測量工具得到普遍認同。

追求幸福，最初主要是哲學家們的思辨和人們個體生活方式的選擇，進入現代社會才成為社會運動和制度建構。然而，一個讓人困惑的事實是：儘管現代化帶來了物質條件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人的幸福感受與其經濟狀況或收入水平之間卻不一定就是正相關關係，一些經濟狀況不怎樣的人幸福感受未必就低，一些日進斗金的富豪幸福感未必就高。客觀視福提高了，主觀幸福並未沒有相應上昇，由此形成的比照，構成了現代化的一種困境。

主觀幸福感作為社會心理體系的一個部分，事實上受到包括經濟、社會、人口、文化、心理、政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就業、

收入、教育、婚姻、性別、年齡、價值觀、傳統、習俗、民族性格、自尊程度、個性、成就動機、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等。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及許多分析層面：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點與時段等等。幸福感是一種長久的、內在的、堅定的心理狀態，並非短暫的情緒體驗。指望通過一份調查問卷就能達成對主觀幸福感全面而準確的把握，那所謂的「幸福指數」就未免太簡單了。單是幸福感測量上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進行測量的時間點上人們所表達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夠代表他們在一個時期裡的總體生活感受？

現代化是一個充滿悖論的進程。作為普通人，我們無能力深究那些深奧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問題，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如何對待經濟發展與幸福感提昇形成的「幸福悖論」，是如何盡最大的可能找回兒時一旦聽說要跟著家長或老師出門遠足就好幾晚上睡不好的興奮勁兒；是如何盡最大的可能減少「做這件事值不值得」、「我能從中得到什麼」的算計；是如何盡最大的可能防止將別人的幸福無限放大，將自己的快樂加以縮小，有了房子想換更大的，有了職業想換更好的，有了積蓄想賺更多，有了地位想爬更高……豈不知一旦想著的不是自己是否幸福，而是怎麼比別人幸福時，幸福也就離我們遠去了。

一個人倘衣食無憂，那就最好不要總是抱怨幸福少了，而是時常檢點我們感受幸福的能力是不是弱了。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心態，被煩躁焦慮糾纏便難以感受幸福。很多時候，幸福就在身邊，祇是我們沒有看見：沒有豪宅，但有其樂融融的家；沒有前呼後擁的官位，但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沒有萬貫家產，但有讓人羨慕的身體……台灣有位高官仕途中落，不再雇轎車而是自己騎摩托送女兒上學，女兒好喜歡！問她為什麼，她說轎車裡沒有爸爸。

心態、情感、健康上的幸福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啊。

曾敏之：一部厚重的書

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新聞與文學的關係——曾敏之創作談」研討會在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召開。會議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暨南大學文學院、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到會的五十多位專家、學者無不敬佩曾敏之的深厚學養和人文情懷，恰逢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著《曾敏之評傳》一書出版，在此次研討會上，與會者紛紛發言，共同表達對曾敏之誠摯的敬意。

曾敏之，當代著名散文家、詩人、教育家和資深報人，同時也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科開創者和帶頭人。他坎坷而輝煌的一生，正像一條磅礴奔騰的大河，不僅澎湃著「書生報國」的情懷，也折射著中國近百年風雲變幻的滄桑。《曾敏之評傳》以宏闊的格局和情文並茂的剖析，對曾敏之進行了全面而精當的解讀。蘇州大學曹惠民教授說：「看這本書就像看到了中國現代史，……曾老就是一部『大書』」。對此，大家也有著各自深刻的詮釋。

曾敏之有著「筆投塵海為蒼生」的寬大情懷，他一生筆耕不輟，執正義之筆，「文章報國」。廈門大學朱雙一教授說：「曾老的人生曲折而豐富，但愛國是不變

的軸心，一貫之的愛國熱忱讓人感動。」廣東社會科學院許翼心研究員說：「二十世紀中國社會風雲的變革中，曾敏之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也是積極的參與者。」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編審楊際嵐說：「回顧曾老的人生歷程，猶如濃縮的中國現代歷史，身處大苦難大轉折，有著大擔當大貢獻，堪稱『鐵肩擔道義』。」因此，曾敏之猶如一部厚重的歷史「大書」。

曾敏之是「世界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推動者，從香港文學到『台港澳文學』再到『世界華文文學』，他竭盡全力地為這個學科平台添磚加瓦。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饒梵宇教授表示：「海外華文文學現在作為中國的新興學科已經廣為人知，而這個學科這片領域的開拓者，這個華文文學大廈的總設計師就是曾敏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王列耀教授說：「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正是有了曾敏之這樣的創建者與掌舵人，才走過了三十年的發展歷程與十年的不斷輝煌。」因此，曾敏之猶如一部厚重的學者「大書」。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張炯教授說：「曾老文章優秀，襟懷開闊，人格坦蕩，擔任過小學以及大學教師，是諍人不倦的教育家。」作為一個教育工作

英蒸汽火車發燒友

消失了近半個世紀的蒸汽火車，如今成為旅遊人士及孩子們追捧的交通工具，初夏的狄科特鎮上，一幅火連的畫面躍入眼簾：一輛噴著濃濃白煙的蒸汽火車，掛鉤著七節車廂，整裝待發，即將前往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特福鎮，終點站是伯明翰市，全程約為一百二十公里，行駛時間約兩個半小時。

車頭邊圍著數十名火車發燒友，或在熱烈地攀談，或在撫摸車身，他們的眼中多少帶著一份眷戀之情。幾經打探之下發現，他們是著名的「狄科特鐵路中心」蒸汽火車的發燒友。

「狄科特鐵路中心」（Didcot Railway Centre）位於英格蘭南部著名牛津城邊，與倫敦相距約二百公里。該「鐵路中心」與著名的「大西鐵路線」狄科特火車站相毗鄰，一道大鐵網將之分隔為兩個世界，一邊是高速奔馳的電氣化火車線；另一邊則是一個專門以搜集、維修、陳列與「大西鐵路線」（GWR）相關物品之地。由於該中心更突出維修項目，與全國各地區約一百家蒸汽車中心有極大的不同，為此，遊客們暱稱「狄科特鐵路中心」為蒸汽火車發燒友之家。

佔地面積為十萬平方米的「鐵路中心」，以南北兩條供蒸汽火車行駛的長軌劃分為兩大區域，南面是小型博物館、活動休息區；北面是專供維修及陳列工棚之用。中央區域是火車頭轉頭台。遊客們的參觀重點多以北區為主。

在北區參觀線上，最早進入人們視線的是「火車頭工棚及陳列區」，這座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廢置工棚，是「大西鐵路協會」在一九六七年創建「鐵路中心」時唯一保留的廠房，目前棚內分列四排，陳列著二十多個火車頭，它們曾是「大西線鐵路」一百三十多年的蒸汽歲月的見證。遊客不但可以近距離參觀落伍的車頭，還可以沿木梯進入其工作間，嘗試鏽煤工作。

五十多歲的露絲女士是中心的發燒友之一，

她站在火車頭頂部為它進行清理工作，她熱情地介紹道，這輛車頭的外表較粗糙，因此需要兩天時間為它進行清理及上油。露絲手指另一輛淡綠色的火車頭說道，因為它最近上了新漆，清理時間約為一天。她抱歉地說，我並非是孤單工作，她的三個同伴正在午休，半小時後回來。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相當開心。

露絲表示，七月至九月是蒸汽火車行駛及參觀的高峰期，這些車頭有可能被外借到英國多個地區，供遊客消遣，車頭的保養及清理工作相對繁重了，但她們都樂此不疲。

在「火車頭陳列工棚」後，是建於一九八八年的「火車頭修理車間」，龐大的車間中橫臥著重達近一百三十噸的「國王愛德華二世」蒸汽火車頭，其編號為六〇二三，經過二十一年的修理，將於今年六月間，在東安格利亞的諾福克郡，與廣大旅遊者會面。

正在車頭上忙碌的米克連忙放下手中的工作，友善地向筆者介紹道，「愛德華二世」的修建計劃是鐵路中心成立以來，最大膽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嘗試。他感慨地說，它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被淘汰後，一直被棄置在南威爾斯的廢鐵場無人問津，它的兩隻輪子及一些零部件也被「國家鐵路博物館」拆掉，用於「愛德華一世」的維修之用；一九八九年，鐵路中心通過籌款，花費九千英鎊買下了這輛「缺輪少件」的火車頭。在漫長的維修工作中，先後有一百二十五名火車發燒友，犧牲了六萬個小時，為它進行整容、修補，箇中之艱辛難以用語言表達。

米克手拿鉗筆一邊指點這些零部件，一邊說，整個火車頭共分為六萬多個部件，最頭痛的部分當數兩隻大車輪，由於其尺寸需要特製，幾經週折，花了三萬英鎊才讓車頭找到了完整的車輪。

米克指著他的十名同伴說道，他們有的是父子兵，也有資深退休工程師，大家對火車頭的鍾愛是外人難以理解的。雖然大家隔週才相聚在這裡，但大家的關係勝過家人。

有的太太們抱怨要離婚，因為先生們愛戀火車頭勝過疼愛家人和孩子。米克帶著一絲傷感

他對一起憑吊的秦郡太守劉德願說：「卿哭貴妃，若悲愴當有厚賞。」話音剛落，這位「善解人意」的劉德願就嚎啕大哭起來。他又是捶胸，又是頓足，鼻涕一把淚一盅，哭了好個昏天黑地。劉駿見他哭出了「忠心」，哭出了水平，感到很滿意，立即提拔他為豫州刺史。

昏君幹昏事，也許並不為怪。可是一些「明君」，也一樣幹出昏事來。就說武則天吧。

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算得上是響噹噹的傑出政治家，毛澤東曾說「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引自《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卻喜歡阿諛奉承，並對溜鬚拍馬之徒加以提拔重用。

唐垂拱四年（六八八），武則天的侄子武承嗣派雍州人康同泰獻給武則天一塊白石頭，上面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字樣，詭稱該石得自洛水。武則天十分高興地把這塊白石命名為「寶圖」，並提拔康同泰為海驍將軍。

有一個叫朱前疑的猥瑣小人，極善於拍

成天自然緻細法皺

曾有友人把好幾幅鈐「沈週」印的舊字畫給筆者觀賞；不過，那些全屬假畫，並非出自明代沈週（沈石田），而是後人仿其原作，另刻不同偽印。

自明清迄今，不少作偽之徒專門挑選那些生前所用印章特多的名家著手。行內人士皆知道，沈週字畫所鈐印章既多且亂，經常轉換，篆文隸法亦迥異，故很難鑑別。然而鑑別字畫真偽，並非祇憑印章作為唯一的依據。最重要還是細辨其獨特的筆墨、個人風格、氣韻、意境等。作偽者刻意求工，必然拘謹、生硬、呆板，難以神似，與真品筆墨淋漓盡致、揮灑自如有很大分別。

沈週真蹟，如其書法一樣，筆道奇崛、蒼勁雄厚，結構嚴謹。通常，畫評家把他的紙本字畫分為「細沈」與「粗沈」。由於早年脫胎自王蒙、黃公望、董源和巨然，多用「細筆」，山水寫得很逼真，故那個時期稱為「細沈」。至晚年，畫風一變，多改為粗枝大葉的「粗筆」，筆簡意賅，如自然天成，臻於化境。那時期統稱「粗沈」，用墨更沉鬱蒼茫。附圖《廬山高》，乃其中年時期代表作，山石皴法細緻繁複，以廬山象徵品格崇高。

男人的勝負

沉迷漫畫的，大概很多是二、三十歲的男人吧。以前的《棋魂》，現在連載的《爆漫》，說的雖然都是少年們追求夢想的熱血漫畫，但看在男性讀者眼中，卻是一個有關男人驕傲與尊嚴的單純故事。

《爆漫》這兩期的內容，描述天才少年漫畫家新妻英二，決定要將他的人氣漫畫《Crow》畫下句號，一衆以超越他為目標的年輕漫畫家們，決定阻止這件事的發生，而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阻止連續十週《Crow》成為讀者調查第一名。當中參與的，包括主角，二人組合亞城木夢葉。

上一回寫到亞城木夢葉如何以一記漂亮的「進攻」，利用漫畫中心彩頁的特點，畫下精彩的情節，連新妻英二也不得不佩服，同時卻燃起他的鬥志。雖然最終亞城木夢葉的作品《PCP》無法擊敗《Crow》，但英雄惜英雄的場面，還是看得人十分感動。

熱血這個名詞，放在現實生活裡，大抵等同於「幼稚」、「不成熟」、「天真」等名詞。亞城木夢

者，他在三尺講台上孜孜不倦培育英才，他的弟子王佐才教授說：「曾老善於將自己的創作經驗與心得融入授課中去，深受學生歡迎，每一堂課都堪稱優美的散文。」因此，他猶如一部厚重的教育「大書」。

作為一個極富才情和哲思的作家和報人，一方面，他瀟灑執筆縱情文壇，「澆灌百花」；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散文、雜文、舊體詩詞以及遊記作品；另一方面，具有一位優秀記者的敏銳性和思考力，在《大公報》、《文匯報》這樣聲譽盛名的舞台上，寫出不少像《週恩來訪問記》這樣振聾發聵的作品。因此，他猶如一部文學和新聞的「大書」。

此外，很多專家、學者對《曾敏之評傳》一書及其作者陸士清教授表示由衷的祝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文所所長鍾曉銳說：「讀後最深刻的感受是，這是一篇文壇『大俠』對一位文壇『掌門』的深情的致意，也是他們惺惺相惜的一次激情的誓句。」彥火、陶然、秦嶺雪、楊匡漢、白舒榮、陸卓寧、劉紅林、潘亞暉、熊國華、方林虎、蘇興良等人也出席了會議並發言。面對各位學者、專家的褒獎，曾敏之誠懇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他引用羅素的警句「人生是一條河流」說：「一條河要經歷很多險灘才能流入大海，人也要經歷種種的艱難困苦才能有所成就。」曾敏之就是憑著堅韌的毅力「直入人生」、追求理想，並堅持不懈的，其精神和品格值得後來者珍惜和弘揚。

道，今日人們看到這個重生的火車頭，總會想到一批無緣與它見面的故人。米克自嘲道，自己祇能是中級發燒友，因為他與「愛德華二世」祇有十二年的接觸。

凝望著深藍色的火車頭上，發燒友們忙著縮短煙口上的尺寸，米克自豪地說，雖然火車的翻新高耗費了七十萬英鎊的資金，但當世人看到它今日的雄姿時，總會為它感到驕傲的，它是蒸汽時代的產物。

在北區的近末端，特別設立了客、貨車廂的工作區及陳列室，中心目前擁有四十節載客車廂和五十節裝貨的車廂。遊客們大都將好奇的目光投向一輛輛雖時代久遠，卻被發燒友們修復好的載客車廂，如編號為九〇〇二的特別沙龍，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建造的豪華載客車廂，專門作接待皇室及貴賓所用，該車廂設有豪華的會議室，曾經接待過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

在豪華車廂的近鄰，陳列著一輛供三等乘客站立，四面通風且面積僅二十六平米的車廂；另一輛供二等乘客乘坐的車廂，以兩排座椅接待客人，社會的等級觀念鮮明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二十四歲木工馬克是中心典型的父子兵，工作之餘他喜歡跑到這裡做義工，參與車廂的翻修工作。他表示，當一輛陳舊的車廂擺在工作室時，幾乎是破舊不堪，經過同伴們對車廂的木門、天花板、車廂、地板和座椅——整修後，再油上新漆，世人看到的是昔日車廂的新面貌。「鐵路中心」藉著車廂的重修，向遊客展現車廂在設計、理念上的革新和變化。

在開闊的鐵路中心轉悠，蒸汽年代的展品頻頻吸引遊客的視線，昔日的信號燈大樓、狹窄的車軌、蓄煤場、緩慢行駛的小火車以及博物館中逼仄的火車模型、餐具用品、舊照片等等，這些展品雖然不能完整地展示大西鐵路線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但憑藉著著名工程師布魯內爾對鐵路及倫敦地鐵的影響力，促使狄科特中心的發燒友們，承擔起傳承蒸汽魅力的責任。中心的在冊會員已由初建時的不到十人，發展至今日的近千人。

馬邀寵。他摸透了武則天的心思，便一本正經地上書說：「我作了一個吉祥的夢，夢見皇帝陛下活到八十歲。」武則天一聽很高興，立即賞給他一個「拾遺」的官。這傢伙嘗到了甜頭，過了幾天又上書說：「我又作了一個夢，夢見陛下白頭髮變成了黑頭髮，掉了牙的嘴裡又長出了新牙。」武則天聽了更加高興，又提拔他為駕部郎中，掌管全國的馬廐牛羊及武則天出入的車乘驛馬。朱前疑見當官這樣容易，自然越發來勁。過了幾天他又來到武則天面前，編造了一通謊言：「臣自河南返京，路過嵩山的時候，清清楚楚地聽到嵩山在高呼『聖神皇帝萬歲！』四面群山一齊呼應，萬歲之聲響徹雲霄！」這幾句並不高明的頌詞，卻把武則天捧得暈暈乎乎，分不清東西南北，還又慷慨地賜給朱前疑五品官的標誌——綬囊袋，叫他當佩戴起來。就這樣，一個缺德少才的市井無賴，靠吹牛拍馬就騙取了女皇的信任，搖身一變成了位高權重的朝廷大員……

武則天畢竟是封建皇帝，喜順惡逆是他們的通病。可是在今天，選拔幹部「暗箱操作」仍不鮮見，靠歪門邪道當官的也不乏其人。從鐵道部長位子上落馬的大貪官劉志軍



沈週畫廬山圖

君子絕交 不出惡聲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出自《戰國策》樂毅答燕惠王的信。很值得做法。

君子絕交，應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事情已無可挽回，從此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還有什麼好說的？包括難聽的話，亦屬多餘。

一個人口出惡聲時，樣子必定難看，聲音必定難聽，跟君子平常的風度有太大的差別，看在任何人眼裡，都祇會減分，甚至失望。

君子與一個人絕交時，當會想起大家也曾是朋友，有一番快樂的相交，如今要分手，總是一件遺憾事。那又何必把它變成一個醜惡的結局呢？

君子絕交當會想起自己也要負部分責任，就算道理全在自己這邊，起碼也是自己擇友不善，知人不明，倒不如自我檢討，又何苦再去傷害對方。

君子既決定絕交了，就不再拖泥帶水，要撇撇脫脫的分手，從此再非朋友，卻也不一定是敵人。不要因對方的失敗而幸災樂禍，卻也不要為對方的成功而心懷妒忌。你是你，他是他，一切與你無關。

最成功的絕交是漸漸把他從記憶中消除，如果曾經口出惡聲，要忘掉就難得多。



英國人喜愛坐火車

失眠之苦

朋友中有好幾位為失眠而苦惱，見面時就免不了要談到這個問題。阿琴說每夜難得連續睡上兩個小時，醒了後想再睡，卻是越睡越做不到。睜著眼等天亮，成了常事。醫生給她的安眠藥，劑量逐漸加重。我們都覺得不是好現象，勸她睡不著就乾脆起來找點事做。她說絕對不能，那樣的話就更加不能睡了。

朋友失眠的真實情形，我們並不清楚。他們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聽。

我倒是想起四姨媽生前也常抱怨失眠和沒有胃口。但是，我每次去看她，總發現她不時就打起瞌睡來。她也不時叫我替她烤片麵包，或者拿點糕點。她每次都囑咐：「一點點，我祇能吃一點點。」我覺得她是心理問題，如果能多走動，也許會減少瞌睡，改進夜晚的睡眠。失眠的朋友羨慕我，說我有福氣，沒嘗過失眠的痛苦。這可是誤會了，我祇是不以為苦。

就是個典型。此人祇有初中文化，其德識才學都乏善可陳，唯獨拍馬功夫堪稱一流。據說他每一陸進，都離不開奉迎巴結；每有高層領導專車列巡，他總是親自出馬，全程陪同，噓寒問暖，殷勤備至。至於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額資金「聯絡感情」，平衡關係，更是他討好上司的拿手好戲。還有一位「拍馬大員」是江蘇省前建設廳廳長徐其耀。這位貪污受賄達兩千餘萬元的大貪官不但拍馬有術，還將此術上昇為「藝術」。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曾推心置腹地告訴兒子：「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任治的社會裡，上級的賞識是陞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不可不察。」

筆者並不懷疑這位貪官講的是真話，但絕不是真理。因為，祇有在權力高度集中、民主形同虛設、民意得不到尊重的政治環境中，這種「潛規則」才能大行其道。一旦民主加強了，幹部任用的制約、監督機制健全了，高度集中的權力被「關進籠子」，「潛規則」便一錢不值，寸步難行。相信祇要堅持改革開放，徹底反腐敗，我們的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

做官潛規則

當官應該德才兼備，擇官重在選賢任能，這是古今通用的法則。封建社會的科舉納士，當今組織的選拔考核，都是為此而設。然而，有規則，就有「潛規則」。在官員任用上私定「標準」，暗箱操作，這在封建社會已司空見慣。尤其是一些封建皇帝，憑藉一言九鼎的獨裁大權，在封官上為所欲為，其使用的「標準」也十分荒唐。

南宋的宋孝武帝劉駿是個禽獸不如的昏君。這傢伙不但生性殘暴，而且荒淫無恥。凡是被他看上的女人，無論親疏遠近，長輩少輩，都要設法弄進宮中玩弄糟塌，連自己的親生母親路太后也不放過。就是這樣一個亂倫敗德的傢伙，封官時不但看送錢多少，還看哭得如何。祇要在他面前哭得好，就能陞官。

宋大明六年（四六二），劉駿最寵愛的妃子殷淑儀去世。他痛不欲生，整日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無心處理朝政。殷貴妃下葬後，他還多次率領群臣到墓前憑弔。一次，

我想每個人都有睡不著的時候。我是夜貓子，喜歡夜間寫稿，寫完後常常感覺輕鬆，但是腦子裡面則上演起整本大戲。這時候睡眠離我很遠，我亦不強求。我會看看電視，節目越遠離現實越好。多半我的狀態慢慢就恢復正常。如果腦子還活躍非常，我也不在乎，甚至還有點開心一可以看書嘛。

但是這種感覺，我不敢跟失眠的朋友說，怕他們罵我沒心沒肺。